

「凡俗」與「神聖」

伊利亞德在《神聖與世俗》書中，神聖與世俗是存在這個世界的，神聖是透過「聖顯」，也就是說神聖的東西向我們展現祂自己，當人經驗到與神聖相遇後，便從本來處於凡俗的存在模態中過渡神聖的存在模態，便是「宗教人」。他超越歷史與時間，重新經驗到與萬物的根源、終極的本體或與神聖的世界連接與契合。宗教人在世俗中體驗神聖並不是直接過度的，而是有一個成長的過程。

從月的形上學的理論，受造物的生命都會變化、生長、消逝、死亡與復活，因此人的死亡不是終結，死亡之後總是伴隨著新生。宗教人覺悟到人被生出時，他並不是完整的，他必須被第二次出生，這種出生是靈聖上的。

從水象徵的啟示中，我們知道耶穌是創世之前已存在的神，天主的唯一子，祂降生成人，為了救贖人類，建立了七件聖事，為首的便是「聖洗聖事」，人通過洗禮進入死亡和重生，正如基督死而復活，對跟隨祂的人得到保證：我們是天父的子女，死亡不是生命最終的盡頭，死亡只不過是另一種人類存在的模式：回到了最初天主創造人時的天真和純潔狀態。

我想在這裡分享一個凡俗與神聖的經驗：

去年我從加拿大返香港，途中在機場和我丈夫吵架，我情緒不穩定，就呼吸有困難，我需要服務人員推我坐在輪椅上機，這期間，我唸經祈禱，祈求聖母媽媽幫助我，可以離開香港平安返回加拿大，然後我感受到神聖的時刻，當我將自己完全交託在天主的手中，我覺得很平安，感恩地回到家中！

事後我去看醫生，做心的測驗，期間因為要打入藥物，刺激心臟，我又一次呼吸困難。我又一次唸經祈禱，神聖的時刻又到，我竟然不受控的用「舌言」大聲祈禱，當時醫務人員很害怕，大聲的告訴我，我的心測試數字很好，叫我不緊張，叫我平復自己。其實他們不瞭解，當我用「舌言」祈禱時，我覺得自己好似超出咗人世嘅感覺，輕飘飘的好舒服，樂而忘返的。過後我向他們道歉，叫他們擔心。

在經驗中，我發覺人類都生活在繁忙勞碌的處境中，這凡俗的生活很容易出錯，引起人與人之間的爭執和煩躁，很容易發生不幸的事，如心臟病、殺人或自殺。感謝天主我是一個「宗教人」，當我祈禱時，聖顯就會出現，帶領我逾越這一切凡俗的處境，而感受神聖的時刻：天主與我同在，我一無所需！

從「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這本書裏，第一次知道有「聖巴塞洛繆節慘案」在歷史上發生，作者似乎指責當時天主教徒不滿意新教徒的意見不合，強調個人善行的法國天主教徒襲擊了強調上帝之愛的法國新教徒，在1572年8月23日短短二十四小時裡，就有五千到一萬個新教徒遭到屠殺。消息從法國傳到羅馬的天主教教宗國瑞十三世耳裡，叫他滿心歡喜，立刻安排舉行慶典，還委託畫家瓦薩里，在梵蒂岡的一個房間裡，將這場大屠殺繪成壁畫，以資紀念。

我閱讀後，覺得很可悲和恐怖，信耶穌的人真的做得出這些行為嗎？所以我在網上尋找答案。

屠殺發生一週前，信奉新教的嫡親王亨利•德•納瓦爾和信奉天主教的王妹瑪格麗特公主在巴黎舉行婚禮。這是一場慶祝兩種信仰在王國內和諧並存的盛大典禮。當今歷史學家爭論的焦點在於誰該為從婚禮到大屠殺的戲劇性轉變負責？

茹阿納首先向讀者展現了1570年的和平協議至1572年王家婚禮的兩年歷史。她指出，1570年的和解是非常脆弱的，實際上，法國內戰早已不僅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信仰之爭，它涉及國王和大貴族的博弈以及大貴族間的權勢鬥爭。法國內戰也和歐洲宗教戰爭緊密相連，天主教徒背後是西班牙和羅馬教宗，而新教徒背後則是英國和為獨立奮戰的尼德蘭。

宗教改革導致了從中世紀以來受到天主教儀式影響的城市共同體內部出現斷裂，而大屠殺是城市精英重新建構城市共同體的極端舉動，重新強調大屠殺中宗教因素和集體心態的作用。這是凡俗人對宗教分歧的不可包容性，再加上當時法國貴族家族間好勇鬥狠，相互仇殺的延續。國王查理九世認定，科里尼為代表的新教徒質疑了王權主持正義的能力，對王室的安全構成了威脅。國王以和諧與和平為至高利益處理宗教矛盾，而大眾卻將國王現實的政治措施上升到了上帝的使命，雙方在政治文化上的鴻溝也許是和解政策最後發展到全面騷亂的重要原因。

至於教宗國瑞十三世，我相信立刻舉行彌撒，是為亡者煉靈祈禱，而非為此事高興呢！若此事不幸如作者所說，我相信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天主教會特別為「聖年二千」而舉行的「寬恕日彌撒」中，坦承為教會在過去兩千年間犯下的罪愆過失，並尋求上主寬恕。他為由過去到現在天主教會曾經犯下的罪過道歉，包括十字軍、宗教裁判所、對其他基督徒的宗教戰爭、和對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漠視。

教宗方濟各在2024年1月8日，發表關於「世界現況」的年度講話中提到「和平的道路也經由宗教交談而來，其一大前提是保護宗教自由和尊重少數群體」。

願凡俗的過失因神聖的祈禱，可以得以日趨完善的將來。